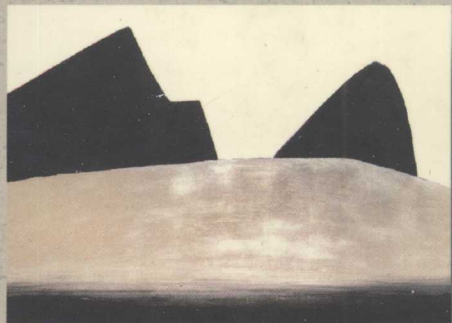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JIN QIANGWEI CONGSHU

金蔷薇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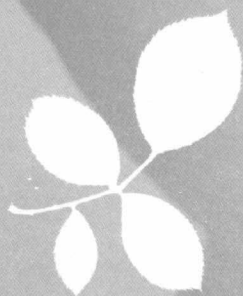
QINGJIE DE JINGSHEN

清洁的精神

张承志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J I N I E N



金蔷薇丛书

JINQIANGWEI CONGSHU

清洁的精神

张承志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洁的精神/张承志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0.1

(金蔷薇文丛)

ISBN 7-5396-1205-3

I. 清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2740 号

清洁的精神

张承志 著

责任编辑:岑 杰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·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书刊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0.5

插 页:2

字 数:22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0 年 1 月第 3 版 2000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205-3/I·1106

定 价:15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次

金蔷薇丛书·清洁的精神



第一辑 荒芜英雄路

夏台之恋	(3)
荒芜英雄路	(24)
感激沙沟	(34)
危险的生命	(37)

第二辑 大地散步

日出天山外	(47)
莫合烟与我	(51)
汉家寨	(6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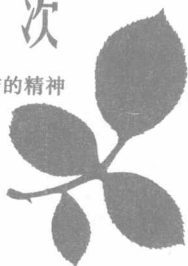
MUIU
JINQIANGWEI CONGSHU
QINGJIE DE JINGSHEN



真正的人是 X	(67)
撕了你的签证回家	(79)
日本留言	(88)
爱花说	(101)
失去公园的伊朗兄弟	(107)
沉重的金芦苇	(112)
饮虎池	(123)
第三只眼睛	(128)
江南一叶	(132)
如画的旅程	(136)
汗乌拉	(140)
大河家	(143)
不刺城	(147)

目次

金蔷薇丛书·清洁的精神



第三辑 心灵模式

师命序: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	(153)
《热什哈尔》:拒绝现世的学术和艺术	(164)
心灵模式——序《热什哈尔》	(178)
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	(188)
草原小说集自序	(201)
新诗集自序	(205)
马的颜色——英文版《黑骏马》序	(209)

第四辑 无援的思想

撕名片的方法	(213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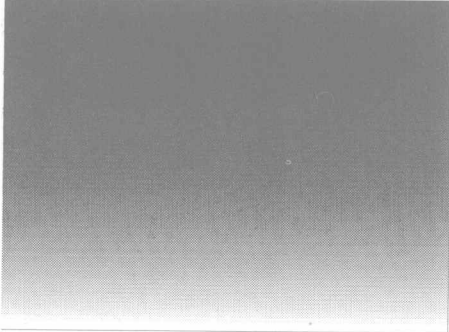
MUIU
JINQIANGWEI CONGSHU
QINGJIE DE JINGSHEN



无援的思想	(222)
向往的旅途	(243)
自由世界的一天	(254)
致先生书	(271)
以笔为旗	(280)

第五辑 清洁的精神

离别西海固	(287)
清洁的精神	(301)
后 记	(319)



第 一 辑

荒芜英雄路

HUANGWU YINGXIONG LU

夏台之恋

夏台是一个天山中的山口，一个聚落和地点，现在大概是一个乡的维吾尔语地名吧，它们于新疆西极的 Mongol kulai，意即蒙古人的草场，官名昭苏县——的一隅，与查干乌苏、阿克牙孜等地相接。不用说，这些地名中只有夏台（梯子）是早期形成的自然地名，指的是从这山口通向冰大坂的险路像梯子一样。

夏台和它的近邻——当时称为三公社的阿克牙孜、四公社的阿克苏、红旗农场的木扎特一字并肩，组成了天山北麓最美丽的一条风景线，在国境的一个名叫波马的清代哨卡上，这条壮阔的风景才告一段落。



我总喜欢问人，你认为世界上什么地方最美。等他们说上半天以后，我就给他们讲讲夏台作为总结。这似乎有一点矫情，但并不完全是吹牛而已。先不讲主要的想法，只就风景来说，我也是真正的研究过许多风景，包括被吹得很多的阿尔卑斯山脉、从美国直至加拿大北部的落矶山脉、中国的三山五岳、太行昆仑，以及日本的各条山脉以后，最后才得出的结论。

应该相信我，夏台一线的一百多公里天山北麓的蓝松白雪，确是这个地球上最美的地带。

我特别喜爱的，还不是夏台领域中的那漫山遍野的天山腹地的美。久久体味着，会觉得慢慢地被它摄去了心魂、并久久陶醉不已的，是那自然聚落的宁静。用流行语来说是团结，用更准确些的语词来说是和平；用我喜爱的感受语来说，那是一种深沉的安宁。

已经是应该提醒我们珍视这安宁的时候了。

夏台不仅是一个乡一个公社，而且是西域史上的一条著名通道的起点。唐玄奘西游取经，越过冰岭——即是在此地进山，通过了这条险道的。另外，比如准噶尔与清朝的最后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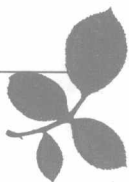
战，也是以夏台为依托；以胜则为王、败则为寇、北疆不保则翻大坂跑南疆为战略，靠这一条路下的赌注。最终汗王还是经夏台翻过了冰大坂并被杀于南疆，完结了他的反叛大业。从此可知冰岭古道、即夏台道的意义，不知为什么这意义没有被聪明的知识分子们留意。

夏台(shata)一语意为梯子，一般它被认作维吾尔语。但无疑，这个地名远在南疆的维吾尔人骑着毛驴顺着古道翻山来临之前很久，就早已存在了。能肯定的只是：这是一个属于突厥语言的、形容冰岭道的险峻形势的比拟地名。

夏台其地，如上随意的记述，不仅当称南北新疆的交通咽喉，而且是中国与印欧之间、所谓丝绸之路的要冲。

于是，小镇如巢，众鸟来栖。夏台的两条土路百十座散落泥屋，便成了许多民族的浪人居留的家乡。

从正东和正西方面溪水一样汇来的东干人（回回）、俄罗斯人、乌兹别克人和塔塔尔人，骑着毛驴从南疆翻山而来的、后来名称为维吾尔的耕种人（他们被游牧民族的牧人们称为塔兰其，即农民）——来到此地便落地生根。在山麓尽头的平坦原野上搭起松木屋，种上高高的青杨，一排排隔出宽敞的院落。邻而不近，友而不狎，夏台遵守着一种规矩，一天天地度着非常自然的生活。



夏台如同梅里美描写过的直布罗陀——每走十步就能听见一种不同的语言。你也读过《嘉尔曼》，但不可能去直布罗陀，因为老外不给穷人签证。可是你可以去夏台，至少可以去伊犁，去看看人类交往的汇集点。

人们告诉我，这一家是乌兹别克人。主人深深鞠躬，推开栅栏门邀请——我为那时的礼貌谢绝遗憾终生。走在潮湿的碎石大道上，人们又告诉我，那一户是柯尔柯孜，如今我欣慰地回味着与那家柯尔柯孜牧民整整一个夏天的友谊。至于更神秘的一些住民，一些避罪的回族人，当时太年轻的我没有留意和他们交往。

首先接触的是娜嘉一家人。娜嘉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性制造的女孩，当年15岁。她的母亲和姨两姐妹在本世纪初的政治动荡的驱赶下，越境进入了新疆伊犁。娜嘉的母亲听说我学过一点儿俄语，就坐下来打算和我长谈。但不可能，我的俄语早就还给老师了。她丈夫根本不懂俄语也没有兴趣。那俄罗斯女人用一种沉思的眼神注视着我，她有一种静静的、高贵的韵味。我猜，一定是这个夏台使她获得了喘息，在夏台这个小小的地方，在终于相信已经远离了炮火和恐怖以后，她身上溢出了这种韵味。

娜嘉则只是个又像汉族又像维吾尔的女孩。用她父亲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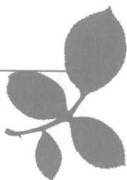
厄鲁特蒙古康拜因手、嗜酒的汉子乌力记巴特尔的原话来说，当年俄罗斯两姐妹来到夏台时，他“只是拿上了丑的一个”；于是小娜嘉就成了一个厄鲁特和俄罗斯的混血小姑娘。她的个子比其她 15 岁的小姑娘高一些，淡黄头发，眼珠微绿，相当漂亮——她兼有俄罗斯人的身架和傲气，以及蒙古人的颧骨和朴实。

那些年我总是喝酒，就像这些年总不喝酒一样。人有时需要放纵做解脱，有时又需要禁忌做解脱。我和乌力记巴特尔之间使用蒙语。但是对小娜嘉说时，她总是斜着不信任的眼睛，不情愿地应上一声。我知道她认为我应该说汉语。她不懂，我是在品味难得的人生机缘。那时我心里总是在激动，我为发现了这种人和这种地方、更为我与他们能成为朋友而激动。

她会五种语言。和父亲讲蒙语的古老西部方言。和母亲讲俄语。她使用维语和哈语为社会语言（夏台也是一个小区）；因为从两三岁牙牙学语时起就和维哈娃娃玩在一起、并长到 15 岁，所以她的维语哈语讲的都和母语一样纯正。

但她的父母和她自己选择了汉语学校。

夏台的小学比世界上任何一所摆架子的大学都棒。它同时用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托忒语，以及汉语四种语言在各年级授课——不同民族的儿童在入学时，可以和家长商定自由选择一种进行学习。娜嘉挑选的是汉语。这种对汉语的



重视,我在内蒙古深处的乌珠穆沁草原也见到过。

一个兼通五种语言的真正的小天才,就这样在夏台诞生了。没有什么教授专家或外交部首席翻译能和她比较。创造她的是夏台的小小社会,和平的、多族属多语言多文化的、美好的夏台社会。

更使人感到魅力的是哈萨克。

哈萨克,至今这是一个诚恳、守信用、珍视古老传统的象征。

在夏台,我见过一个身躯雄大、肩上架着鹰,跨着一匹枣红大马的哈萨克老人。他摇摇晃晃、威风凛凛地纵马跑过我身旁,那一刹那就使我的心里刻进了他红马黑鹰的形象。后来我在中央民族学院旁听哈语时,把那架鹰老人的印象草草用钢笔画了下来,没想到被一个同班的哈族同学珍存了好多年。我感激这同学,非常想为他好好重画一张,至今尚没有如愿。

那时我在干考古的活。考古队常常请兵团的人领上,一行人骑马去喝马奶子。在山口一座毡房前下了马。那时连兵团的农垦职工都深具礼性,他们在毡房门口先把特意准备好的水果糖和饼干分给小孩们,然后才弯腰进门。他们全懂得用水壶洗手三遍,而绝对不会洗后甩手上的水滴。

那时在夏台第一次听见了哈萨克的歌，比如《Ak bulak》（白泉）。哈萨克是一个文字色彩强烈的民族。在天山的溪流旁扎下营帐，就使他们获得了对山泉溪水的灵感。

被歌曲征服的体会是一种极其宝贵的东西。在我至今为止的人生中，被一曲歌震撼而永生不忘的体验，第一次是在乌珠穆沁，听到的歌子是《Nailin guhe》（修长的青马）；如果数下去，第二次身心震动时听见的歌就是《Ak bulak》。

这首歌和很多哈萨克歌曲一样：必须要有那样的主人和客人，在那样一个没有干扰的地方，等到那种空气中飘荡起亲切的哈萨克气氛的时候，才能唱好。歌者凝视着松林中穿过的风，凝视着这天山牧场、这家乡、这银发的老母亲和毡房正中的红红篝火；或者，心里想着难以对她启齿的美女。然后他激动了，诉说起来。

《滕王阁序》里有所谓赏心乐事良辰美景的“四美并具”一句。而这种天山深处的、哈萨克人非常讲究的歌唱条件，远比王勃的名篇本质得多。

东不拉伴唱的哈语歌子，大都是粗哑焦躁的男声，如抢白如争辩。在急促的东不拉弦音催促下，他们的嗓音显得非常感人。我没有直接听过哈萨克的女人唱。只是后来在北京的哈族朋友穆塔里和阿力肯家里，常听到一个阿拉木图的女歌手唱的一盘题作《一句话》的磁带，我觉得那歌真和梦一样，简直不可接近。



和两家哈萨克牧民有过难忘的交往。

缘分开始都是由于喝茶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对于我这样的牧民出身的人来说，进毡房喝奶茶不用说是享受和运气——然而对很多知识分子却不然。他们只是应酬或一次性解渴，他们是永远不会为奶茶所魅了的。而我那年是穿着内蒙带回的马靴去夏台的，唯我知道：若是都在一面山麓草地上，作为邻居度过夏天、每日一起喝茶——人与人结成的便已经是重要的关系。

每天我都在这两家哈萨克家里喝茶。午间在一个会汉语的年轻人巴音岱家；工作中休息时在一个丈夫是柯尔柯孜人的女人家，她有 50 来岁。一次，天山上下了大雨，我被淋得湿透，落汤鸡一般从工地跑进她家时，她迎着我喊着：balam——这个 m 是第一人称领属附加成分、即“我的”的意思。她喊的是“我的孩子”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一直无法忘掉她使用的这个语法，以及在天山大雨中的她急切的声音。

哈萨克人的马，大量地销往内地。伊犁马身架高大，卖价远比蒙古马高得多。事实上夏台一带的哈萨克和遥远的蒙古牧民竞争的焦点，主要就是卖马。我见过一次成交后马群赶出天山时的情景。

马是卖给河北省安国县的，安国人以大车老板的另一种